

歷史與空間

# 國運民生，寓於清廉

程應峰

清廉是什麼？有人說是一簇梅花，傲霜鬥雪；有人說是一棵松柏，四季常青；有人說是茂林修竹，高風亮節；有人說是一朵蓮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；有人說是一柄雨中傘，撐起一片潔淨的藍天……清廉是實在的言行，是兒女臨行前母親的一聲聲囑咐：「心莫貪，味心錢；眼莫花，婚外戀；嘴莫饞，酒肉宴；耳莫聽，奉承言；手莫伸，亂用權；腳莫進，賭博間；身莫陷，枉法案；紀莫違，守清廉。」

有道是：「善惡天地知，良心不可昧。」清廉，是從政者的良心。一個人，一旦良心掉了，就注定心無所託，身無所安了。「古來多少錚錚士，先憂後樂斷俗緣。」這是為什麼？很簡單，是因為忘了初心，淡薄了身負的使命，有了「非分之想、貪慾之念」後結出的惡果。晚唐詩人李商隱有詩云：「歷覽前賢國與家，成由勤儉破由奢。」大宋亦臣包拯包青天也曾陳言：「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。」鑒古觀今，清廉，是從政者至關重要的品質，它關乎到個人榮譽，更關乎到國運民生。

一些事，包括貪慾在內，常常是有了開頭，便注定了無言的結局。明朝張瀚《松窗夢語》載，張瀚初任御史參見都台王廷相時，王廷相給他描述了一樁見聞：他乘輿進城，途中遇雨，轎子行得極慢。仔細一看，原來轎夫穿了一雙新鞋，正很小心地躲避泥水。不料，到長安街後，路更難走，轎夫一不小心踩進了泥坑。自此，便「不復顧惜」了，不僅轎子全被泥水所污，而且渾身上下已無淨處。王廷相說：「居身之道，亦猶是耳，倘一失足，將無所不至矣！」這個故事告訴人們，人，一旦「踩進泥水坑」，心裡往往就放鬆了戒備，反正「鞋已經髒了」，一次是髒，兩次也是髒，於是便有了慣性，從此便「不復顧惜」了。

「不復顧惜」的，自古至今並不少見，這樣的人，「斷俗緣」是遲早的事。當然，時空長廊裡，現實生活中，更多的從政者，是秉廉而為，不為物慾人情所累的人。

西漢州官丁威，為政廉潔，愛民如子。為

官之餘，他最大的樂趣就是養有兩隻鶴。然天不作美，遇上了大旱之年，野菜挖盡，樹皮扒光，百姓逃亡，十室九空。目睹此悲慘情景，他徹夜不眠，多次呈書京都，求御旨開倉濟民。一等再等，音訊杳無。他不忍百姓處於水火之中，私自下令，開倉放糧。一時間，民間有了久違的歡聲。他面臨的，卻是殺身之境。法場上，監斬官問他有什麼要求時，他一聲長嘆，說：「我生平最喜鶴，親自養了兩隻，三年前飛走一隻，現在家裡還有一隻，在我臨死前，讓我再餵牠一口食吧。」監斬官差人從他家裡把那隻白鶴牽來，他親自剝肉餵這隻白鶴。往常，鶴見主人，總是展翅起舞。而此時此刻，白鶴卻是兩眼含淚，不住地對空長鳴。不一會，半空中一聲鶴鳴，一隻白鶴凌空而下，正是三年前飛走的那隻。兩隻久別的鶴，交頸而鳴，像是在敘述着什麼，此情此景，在場的人無不喟然長嘆。就在監斬官下令開斬之際，兩隻鶴展開雙翅，托着主人騰空而去。

更有東漢時期的南陽太守羊續，清廉從政，有口皆碑。當時的南陽，雖然富裕，但吏治腐敗，奢侈、賄賂成風，周圍六個縣都被駐守江夏的叛軍所佔領，前任南陽太守秦頡也為叛軍所殺，形勢十分嚴峻。羊續受命於危難之際，他進入南陽郡界內，化裝成平民走小道，僅帶一名隨從，了解各縣情況，詢問風俗民情，各縣的令長貪猾還是廉潔，官民善良還是奸邪，他都有了清楚的認識。一上任，他便大刀闊斧清肅政風，平定叛亂，糾弊補偏，興利除害，深得老百姓的愛戴。郡丞為了與他聯絡感情，送給他一條名貴的大活魚。羊續十分為難，他

想，如果不收，有可能掃了郡丞的面子，況且人家也是一番好意；如果收下呢，又怕別人知道後也來效仿。於是他靈機一動，將魚收下，但是他不吃也不送人，而是將那條魚「懸於庭」。果然，郡丞認為羊續收下了那條魚，不久，又送魚來。羊續便將上次懸掛於庭院中的魚指給郡丞看，以此謝絕了郡丞。羊續懸魚的舉動，讓郡中官吏懾服，送禮之風自然而被



威繼光一生抱定「封侯非我意，但願海波平」的志向。

扼制了。清末名臣曾國藩著有《曾國藩家書》，其德儉修為，為後人稱道。作為高官，曾國藩在世時，從沒有想過要留下一筆豐厚的物質財富，讓子孫衣食無憂。在他看來，財物未必能給後代帶來幸福，相反可能招致不測之禍。他曾對人說：子孫若賢，要錢有何用，賢而多財，易損其志；子孫若愚，要錢有何用，愚而多財，易增其過。

我們熟知的民族英雄威繼光，一生抱定「封侯非我意，但願海波平」的志向，走出蓬萊古船，輾轉沿海各地抗擊倭寇，讓倭寇聞名喪膽，聞風而退。飽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口拈民謠頌揚道：「威我爺，威我爺，爺未令今民咨嗟，爺既來今民心定，兒妖盡除，草木生芽，欲報之德，昊天無涯。願爺子孫繩繩兮，為公為侯定家國。」倭寇也驚歎：「戚虎來矣！今後始知犯華之不利也。」威繼光治軍嚴明，視百姓如父母。「戚家軍」所到之處秋毫無犯，百姓「扶老攜幼，快睹威顏者道路充塞」，並「浙米而炊，掃榻以款，待士卒如大賓貴客。」威繼光一生為官清廉，辭官後居三間草房，日以粥食。1588年1月5日，在貧病交加中辭世。

國運民生，寓於清廉。正是有了他們的清廉，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才有了厚實的文化根基。我們所處的塵世，才會擁有良性的運轉，才會在日月輪迴中不斷地成長發展進步。

律己節儉，慎獨慎微，是為政者廉潔清正之本；修身養性，砥礪精神，是社會文明和諧之方。清廉在，清風駐；國運旺，家運興。清廉如流，流淌在從政者內心深處，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，它教人「常修為政之德、常思貪慾之害、常懷律己之心」，它足以讓一個人心境明澈、純淨，足以讓一方天地變得自在、安詳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# 柏格森與生命衝動

話說柏格森從生命、時間、自由的連接處着手，斷言全新的形而上學乃時間與自由相結合，力圖超越科學與理性，以「生命衝動」為「存在」的基本理由，創立現代生命哲學，對上世紀的哲學、文學、藝術產生極大影響；法語中有一個詞 Bergsonvogue，或可譯為「柏格森時尚」。

有史家描述，聽柏格森講座乃巴黎時尚，因他的思想相當抽象，法國當代最出名的哲學家德勒茲甚或喊出「回到柏格森」的口號；世界萬物、人生百態或猶如黑格爾（GWF Hegel）哲學體系所論述的，乃精神走向精神的自我認知；羅素將哲學分為感情哲學、理論哲學及實踐哲學，「實踐哲學即一些哲學，將行動視為最高的善，認為幸福乃結果，而知識僅為完成有效活動的手段」；他認為柏格森即此類哲學的代表。

傳統哲學的主要命題，就是探尋及回答，何謂「存在」？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認為，正是對「存在」的驚悚喚醒世人的哲學意識；只要從日常的勞碌中有機會喘息，可看看天空星漢燦爛，看看大地豐饒富麗，看看身邊生死愛恨糾纏，就會問，萬物何以「存在」？我是誰？甚至會想，萬物都「存在」，但「存在」到底是什麼？此為哲學的本體論問題。

對柏格森而言，宇宙原初的實在（primitive reality）乃活動（movement），而「宇宙由（無生命的）物質對象所構成」；此圖像僅為理智所虛構，他將「生命衝動」視為意識或超意識（supra-consciousness），猶如火箭之推進，熄滅的殘餘碎片則下降為物質；他提到意識要入睡，就像繭蛹在繭中預備翅膀，從而準備高飛。

何以此時要重讀時而詩化又時而艱澀的柏格森呢？真是一言難盡了，其實那與時間或時間單位不無關係，比如說，世人所說的上世紀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，以長達十年作為一個階段，當中的變遷何其複雜，或者四十年代之中不無三十年代或更早階段的痕跡，要是一旦談論到八十年代，那就不僅為1971年至1979年所發生的事件及史實，更兼涉四十年代，及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及社會思潮，當不免牽涉意識或超意識；此時重讀柏格森論述時間的著作，受益不盡。

柏格森復有此說法，「意識之雙重形式（指理智與直覺）由於真實之雙重形式（指物質與生命）而起」；因此宇宙雖為「生命衝動」，亦有靜或物質性一面，為生命之流所呈現逆反傾向，從「生命衝動」流出，此為生命凝聚為物質；但宇宙並無絕對靜止之物，物質僅為「生命衝動」或意識之暫時入睡，像繭蛹在繭中預備翅膀，準備生命之創造與高飛，物質本來具有「生命衝動」，只暫時入睡，處於潛睡狀態，故此他的生命哲學乃一元論（monism），但由於生命與物質有相抗的傾向，因此亦有二元論成分；他亦稱「生命衝動」為上帝，因上帝根本為自由的創造，他對西方哲學家如懷德海（A. N. Whitehead）、德日進（Teilhard de Chardin）等有很大影響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
菩提路上  
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六

「城南文社」的唱酬

1898-1900年間，李叔同在上海居住，結識了數位同道中人，其中一位成員蔡小香為醫生。文社中人常作詩詞唱酬。此詩外另有三首合共四首稱為《戲贈蔡小香四絕》，詩中李叔同盡顯其風雅而又幽默的才華。雖是戲贈，但其祝願之意已顯出慈悲為懷。

在此一提，蔡小香醫生曾與李叔同等五位朋友結成「天涯五友」，李叔同出家後仍然掛念着去世多年的好友蔡小香，1927年，已出家的弘一大師重到上海與友相聚，仍然為蔡小香的早逝黯然。

戲贈蔡小香四絕之一  
輕減腰圍比柳姿，劉槓平視故遲遲。  
伴羞半吐丁香舌，一段濃芳是口脂。  
願將天上長生藥，醫盡人間短命花。  
自是中郎精妙術，大名傳遍滬江涯。

浮城誌

# 撕掉日記

星池

晌午，陽光柔和地輕透進廳內，照亮了坐在地上的他，在他面前雜亂地擺了十多本舊日記簿，身旁則有一個大垃圾袋。然後，他順手拿起其中一本，沒去細看，立即開始把日記緩緩撕掉，全屋隨即迴盪撕紙的聲音，此起彼落。

「在撕開什麼？」他的妻子從廚房走出來，好奇地問。

「讀書時候寫下的舊日記簿。」他的雙手從沒有停下，一頓後，淡然續說：「心血來潮，不如丟棄這些日記簿，騰出空間來放其他東西。」

「這堆日記簿，不是很有紀念價值嗎？當年我也有寫日記的習慣，可惜只持續了一個月，回想起來，能用文字記下當時的感受，日後再讀，必定非常有趣，像是與昔日的自己再度見面一樣。」妻子微笑道，背景音樂是紙張被撕破的悲鳴聲。

「好！終於撕掉一本！」他再拿來最近的一本，繼續埋首撕紙。須臾，忽然說：「你寫日記，或者是為了抒發那刻的感受，可是，我寫日記，卻有不太一樣的原因。」

「那麼你是為何每天寫日記？」妻子急不及待地問。

「等一等。」他瞥一瞥微脹起的垃圾袋，跟着再取來一本日記簿，一邊撕紙一邊

說：「當年的自己，不像你那麼感性，我猜你寫的日記，三成記事，七成抒情。不過，我恰恰相反，主要記下事情，抒發感受的字句並不多。讀書時期，我的作文分數很低，除了多閱讀，唯有多寫作，我給予自己最重要的練習就是寫日記，規定要用書面語，下筆前亦必須反覆思考，盡量避免錯字，忘了便查字典。」

「確實與我不同，我只管把感受一瀉而出，顧不了文句是否通順。」妻子笑說。

「撕掉這些日記簿，其實我沒有太大感覺，亦不是因為往事不堪回首，只是雜物愈來愈多，地方愈來愈不夠使用。」他徐徐解說。

「明白。你說這一番話，是怕我胡思亂想吧！你繼續努力，我要去準備晚飯了。」妻子說罷便回到廚房。

時間伴隨撕紙聲音而流逝，他終於把最後一本日記簿處理掉。他把載滿碎紙的垃圾袋小心翼翼地綁起來，然後打算先行出門把它丟棄。途經廚房門口，他瞧見妻子，忽然說道：「其實，即使撕掉日記簿，也不會全然撕掉從前的事情，記得的總會記得，忘了的便由它隨風飄散，舊日記簿變得愈來愈不重要。」他見妻子頷首贊同，隨即關步將一大袋碎紙丟掉。

來鴻

章銅勝

# 梔子花，舊月色

端午到了，梔子花開了。梔子花開，開在農曆五月，到處都是醞暖、濃烈、純粹得醉人的馨香。就像此刻，一朵梔子花放在桌上，我聞到它的香味一樣。端午時節，在暖融融的空氣中，即使沒有梔子花，你依然能感覺到梔子花般濃得化不開的醇郁氣息。

每到端午前後，梔子花的香味，和我所熟悉的艾草，鄉村的炊煙一樣，濃郁、芳香。梔子花的香味，有着鄉村的特質，也同樣鐫刻着童年的記憶，讓你時刻希望能夠回到梔子花開的時光裡，在鄉村忙碌而歡快的生活中，重新品味那久違的單純美好。儘管在這種體味裡，也有那個年代的貧窮、單調和乏味，可我們依然會無比留戀，無比快樂，就像我們留戀如舊時月色般的梔子花一樣。

梔子花苞是翠綠的，藏在葉腋間，不仔細看很難發覺。花苞從春末孕蕾，慢慢地開始膨大，等到快近端午時，花苞下面的綠色漸漸變淡，越來越淡的綠中才開始現

出一點白，而花苞的上部依然收束着，依然翠綠着。直到一朵梔子花開，你才發現，那點花苞上的綠已經消隱得無形了，在碧綠的葉叢間，露出一朵純淨帶露的白，像圓月之夜的月色，白得無瑕，白得透徹。

梔子花，開得含蓄，是不經意間的慢慢開放，芳香漫溢。在梔子花開的含蓄裡，有着少女般的矜持，它安靜地在院子的一角，終年綠着，矮矮地，生在中低處，就那德甘願地長在並不惹人注目的地方。只有當梔子花開的時候。你才想起她的美麗，驚歎她的美好。

梔子花的美好，如明媚中藏着夜氣的幽香。一樹梔子花上的月色，也是多變而又豐富的，從月滿中天的純淨白色，到弦月斜掛泛出的淡淡象牙色，再到滿月初升時的暈黃迷濛。一樹梔子，由含苞、開放，到枯萎、凋謝，開出了那一抹月色的深淺濃淡，也開滿了我們如月色般的豐滿記憶。

記憶中的梔子花，開在鄉村的清晨，開成了一片漫漶的舊時月色。對於我來說，梔子花的香味一直是懵懂的，是羞澀而又淺淡的一點青春的月色，就像彼時朦朧的情愫，悄悄地藏在心間。彼時，看到班上的女孩子在髮辮間戴上一兩朵梔子花，或是在襯衫的領扣上別上一朵梔子，香氣在鄉村的小路上飄散開來。於是，就有男生仿效，偷偷地將梔子藏在白襯衫的口袋裡，偷偷地低頭嗅那一縷梔子香。

女兒小時候，帶她回老家玩。女兒看見太婆婆頭上竟然戴着梔子花，就奇怪地問：「太婆婆，您老了，怎麼也戴花呀？」我看着奶奶頭上的梔子花，也覺得有趣，滿頭銀髮戴上雪白的梔子，如梔子映雪，多美的圖景呀！奶奶的梔子花，是經歷了滄桑的舊時月色，泛着歲月沉靜的豐潤。

「素華偏可喜，的的半臨池。疑為霜裏葉，復類雪封枝。」偏偏可喜的素華，不就是梔子的一抹舊時月色嗎？

古典瞬間

謝榮滾

# 胡適的香港緣

今年是「五四」運動一百周年，這個近代史上偉大里程碑，當閃耀萬代千秋，並應發揚光大。這裡透過「五四」人物胡適，回顧一下他當年在香港的活動，以重溫這一歷史點滴。

胡適是我國知名學者，他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，他學識廣博，在文學、哲學、史學、考據學、倫理學、紅學等諸多領域有深入研究，其生平不但對教育作出貢獻，在外交上亦有良好建樹。國際學者更譽他為「中國文藝復興之父」。由於學術成就卓越，一生中得過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，是學界中極少見的殊榮。而頒授給他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的是香港大學，這是港大的福分，也是香港的榮幸！由此更和香港結下難得的不解之緣，很值得回憶，並盼留芳永恆！

時光匆匆，追溯胡適蒞臨香港往事，一轉眼已八十年過去，但他僅僅停留短暫的五天，其留下的足跡和作出的貢獻，仍值得人們的回味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清晨胡適乘郵輪抵港，當年是應香港大學之邀，到來接受港大頒發榮譽博士學位，憑着他的名氣，他的到來確也引起香港上層社會的一陣熱鬧。當胡適仍在海上乘風破浪之際，香港的紳商們已作好熱烈歡迎的準備，香港華人代表周壽臣、羅旭和、曹善允、周俊年亦已於一月二日聯合發出請柬，為胡適到港當日，在華商俱樂部舉辦豐盛的歡迎午宴，同日下午四時，

富商何東又在香港大酒店為胡適舉行歡迎茶會，歡迎之熱烈當可想見。當晚，胡適又在香港大學演講，題為《中國文藝復興》，他用英文演講，不但演講姿勢極好，聲調清晰動人，會場座無虛席，歷一個半小時的演講，場內靜寂無聲，不懂英文的聽者沒有一人中途離場，可見其演講技巧充滿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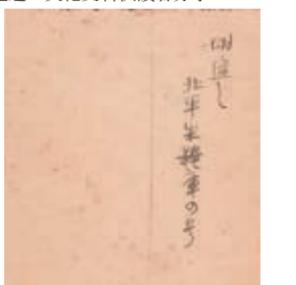
一月五日，港大東主德教授又以教員聯合會的名義設午宴招待胡適，席上胡適又以《中國與科學》為題發表演說，指出中國老早就有「科學方法」，中國只須恢復了本來面目便有科學的貢獻，胡適眼光確有獨到之處。午餐畢，東主德夫婦陪同他逛港島淺水灣等名勝，並趁機談談改良港大中文系的辦法，下午聖士提反書院校長請茶。

一月六日，港大校長賀納（William Homell）陪同胡適出席華商俱樂部的午宴，席間又與出席者討論港大中文教育的問題。晚上八時港大校長舉行晚會招待胡適。席間還出現一點小小笑料，胡適問同席的陳君葆的名字用哪兩個字，何以他聽起總是大家說「陳公博」的樣子？陳君葆細述後，引起一陣笑聲。

一月七日，港大舉行第廿六屆畢業典禮，並頒授博士學位給胡適，校長賀納的賀詞很懇摯，還讚胡適是「中國文學革命的父親」，胡適沒有長篇演說，只是謙遜地說了簡短的謝詞。一月八日，胡適圓滿結束五天訪港行程，晚上九時半，胡適乘泰山號輪船赴廣州，陳君葆

代表香港大學到碼頭送行，握別時又暢談了一回，加深了彼此情誼。

胡適離港後，港大很想請他來主持中文教育，但他不能來，最後介紹許地山來，許地山曾在廣州讀書，精通粵語，到任後很快融入香港社會，他不但做好港大的教學工作，更大力推廣平民教育，提高港人文化水平，這和胡適的推薦幫助不無關係。陳君葆當年任港大中文學院教務兼馮平山書館館長，又精通兩文三語，胡適留港五天的所有活動，陳君葆均全程參與，並密切溝通，為加強聯繫，胡適還特別寫下他家中地址給陳君葆，該地址是寫在港大一份通告背面：「胡適之 北平米糧庫四號」。陳君葆不但保留了這份胡適手跡，更十分詳細地在他的日記記錄當時詳情，這是一份難得的香港文化記錄，筆者有幸擔任陳君葆著作整理工作，得以窺視全豹，特把這一文化史料供讀者分享。



胡適地址 作者提供